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当代学术通观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人文科学卷 **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当代学术通观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人文科学卷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的话

一、本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出版。其中,社会科学卷是根据法文版翻译,人文科学卷是根据英文版翻译。所以两卷的页码(即书中的边码)有异,譬如人文科学卷中提及参见社会科学卷××页,是指英文版的页码,而非法文版的页码。

二、由于本书的作者多达二十多人,因而各章的子目编排、体例均不同,注释亦有章后注、节后注等。在编辑过程中,体例统一为章、节、目;注释均为节后注或在单一作者所写的目之后加注,每节注码从[1]起始。

三、有些章节原附有四五十页的参考文献,因篇幅有限,而且文献在正文的注解中大多已提及,所以略去;另外有些章节中作者鸣谢的文字篇幅较长,对读者的意义不大,也已略去。

四、由于本书的成文时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所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状况仍其旧,未作删改,这是为了尊重历史和忠实于原文。

在此书的翻译、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译界、学者、编辑同仁的热忱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张珠圣同志,除了翻译本书的部分章节外,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后勤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目 录

社会科学卷

序言·····	勒内·马厄	7
告读者·····	萨米·费里德曼	15
引言 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让·皮亚杰	31

第一编 探索各门社会科学的主要趋势

第一章 社会学·····	保罗·拉扎尔斯费尔德	77
第二章 政治学·····	W. J. M. 麦肯齐	171
第三章 心理学·····	让·皮亚杰	225
第四章 经济学·····	奥斯卡·兰格	271
第五章 人口统计学·····	儒昂·布尔乔亚·比夏	329
第六章 语言学·····	罗曼·雅各布森	385

第二编 跨学科研究的向度

第七章 跨学科研究的一般问题与共同机制方法论·····	让·皮亚杰	429
第八章 数学模型及其方法·····	雷蒙·布东	479
第九章 定向研究·····	皮埃尔·德·拜	517
第十章 跨文化、跨社会和跨国研究·····	斯坦因·罗坎	569

第三编 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政策和研究的发展

第十一章 研究组织与经费·····	埃里克·特里斯特	607
-------------------	----------	-----

人文科学卷

序言·····	阿马杜—马塔·姆伯	5
引言·····	雅克·哈韦	11

第一编 人类学和历史学

第一章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	莫里斯·弗里德曼	35
第二章 考古学和史前学·····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	147

第三章 历史学.....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175

第二编 美学和艺术学

序言..... 迈克尔·迪弗勒内 353

第四章 当代艺术和艺术学..... 迈克尔·迪弗勒内等 357

第五章 对美学和各种艺术的主要问题的当代研究..... 迈克尔·迪弗勒内等 495

第三编 法 学

第六章 法学..... 维克多·纳普 607

第四编 哲 学

序言..... 保罗·里克尔 701

第七章 思想方式和实在的不同等级..... 保罗·里克尔 709

第八章 语言、行为和人本主义 保罗·里克尔 873

人文科学卷

目 录

序言	阿马杜—马塔·姆伯	5
引言	雅克·哈韦	11

第一编 人类学和历史学

第一章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	莫里斯·弗里德曼	35
导言		38
第一节 时间和空间研究的协调		39
第二节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两种对立倾向		47
第三节 主要的研究领域		59
第四节 各种研究方法和问题		91
第五节 研究的方法和技术		117
第六节 各国和各地区的发展		135
第七节 后记——关于多样性文化的思考		139
第二章 考古学和史前学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	147
导言		149
第一节 考古学		151
第二节 史前学		160
第三章 历史学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175
第一节 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从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77
第二节 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		198
第三节 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212
第四节 历史学的新领域		252
第五节 探索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		295
第六节 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		320
第七节 结语：当前趋势和问题		342

第二编 美学和艺术学

序言	迈克尔·迪弗勒内	353
第四章 当代艺术和艺术学	迈克尔·迪弗勒内等	357
第一节 当代艺术的状况和意义		360
第二节 哲学背景		392

第三节 科学方法·····	399
第五章 对美学和各种艺术的主要问题的当代研究····· 迈克尔·迪弗勒内等	495
导言·····	498
第一节 一般问题的研究·····	498
第二节 各种艺术的研究·····	542

第三编 法 学

第六章 法学····· 维克多·纳普	607
导言·····	610
第一节 概述·····	613
第二节 当代主要理论思潮·····	626
第三节 主要趋势·····	647
结束语·····	690

第四编 哲 学

序言····· 保罗·里克尔	701
第七章 思想方式和实在的不同等级····· 保罗·里克尔	709
第一节 人及其认识形式:思想·····	712
第二节 人和自然实在·····	754
第三节 人和社会实在·····	806
第八章 语言、行为和人本主义····· 保罗·里克尔	873
第四节 人和语言·····	876
第五节 人和行动·····	911
第六节 人和本主义的基础·····	954

序 言

阿马杜—马塔·姆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这部深入探讨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著作,在第一部分出版后^[1]引发的兴趣,充分说明这项雄心勃勃的工作,满足了广泛的需要。这不仅可以对那些不同学科最近的发展和目前的主要趋势有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了解,乃至能够了解它们一些新思路上的探索尝试;而且可以把每门学科放在基于人类现实而发生的科学活动的相应位置上,更为真切地评价它们对人类知识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它们如何相互补充,它们之间多学科合作的各种可能性和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以解决今天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那些急迫而又复杂的问题。

如同我的前任在已经出版的那一卷的前言提到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处于一种理想的地位,可以为这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征集到各方面权威人士的支持,可以组织起他们的通力协作,对当今知识探索趋势的重要性及深远影响,通过国际科学界的反映,来评估它们的收获与价值。要阐明自己的收获,它们就必须也必然要放在一种普遍范围和有效性中来考虑。如今,研究的未来发展不再单一地由某个有限的地理区域来决定;在考虑什么地方科学趋势处于领先地位时,教科文组织特别注重一个地方在处理各种人类问题时自己特有的全球责任。为这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所做的工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领域内从事的伟大使命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要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知识进步,让科学活动成为把一线科学家们团结到一起、增进国际理解的平台,确保科学进步能够在实际和精神的层面上对人类状况的改善和人类进步做出贡献。因此,我现在非常欣慰地把作为本书第二部分的第二卷呈献给大家。我相信,本卷中各方面研究的性质和深广程度会使它获得不亚于前面一卷引发的关注。我也坚信,对这些领域内目前主要探讨方式的展现,也会开拓新的研究前景,从而进一步阐明第一卷中那些收获的意义,那些收获如今已经融入到一个更为开阔的整体之中。

本书实际上总被理解为旨在囊括相关研究的全部范围,这方面的研究用一种包容力最强、最具有普遍性的表述,而且完全是作为一种指引方式,就被称作“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然而,秘书处在一些名家的协助下,于1963—1964年进行了前期探讨,结果表明它应该分成前后相联的两个阶段来完成。然而,各个阶段所进行的学科考查要视为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在最终的分析中,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和评估这些部分。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联合国大会第13次会议通过决议(1964年)^[2],选择一些学科组成了最初的一

14

个研究范围。这些学科的共同特征是都涉及为那些相关的现象建立规则,由这些规则出发来推论出法则(即“制定法则”或寻求法则的科学)。这个范围的研究预定1965年开始,将构成研究的第一阶段,它们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语言学,以及原来计划中的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除了社会与人类文化学——它最终不得不放在研究的第二阶段来处理——其他那些学科,也就是人们传统上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首先是对它们逐一进行考查,然后就它们的一些共同方面和各种联系进行研究,这就构成了本书第一卷的内容。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着四个大类:它们各自的基本属性在1963—1964年进行的前期研究中也必须得到强调,这就是:历史类学科、法律类学科,还有那些通常所称的批评类学科(“艺术与文学的评论研究”),以及那些属于哲学的学科。至于那些不同的研究分支,只能放在后面的阶段来处理,因为它们所涉及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而且无疑是更为复杂的思路和特定的调查、比较和综合方法。在秘书长提交的建议^[3]的基础之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授权秘书长“在1967—1968年期间,与适宜的国家及国际机构合作,在顾问和专家的帮助之下,展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第二阶段的国际研究工作……”^[4]联合国大会,在它的第14次大会(1966年)上,授予秘书处全权,在最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以完成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内容的整体回顾,包括那些至今仍必须加以考虑的主要思想线索^[5]。

接下来的,就是第二阶段中要考查的四个方面研究趋势的公认范围和性质了。由于这一领域的广阔和复杂,在研究的后期,不得不附加补充的章节。到1969年年末时,有一点已经很清楚,那就是由于一些不利情况的综合作用,已经不可能按时完成对社会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趋势的展示,收入到第一卷中去了,于是决定在第二卷中继续这项工作。第二阶段后来附加上的这个学科,并不意味着它是勉强、被迫的,相反,它代表着一种实质性和综合性方面的意外收获,成为了一种必定会加速相关工作的额外努力。应该记录在案的是,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完成,完全应该感谢这一章作者表现出来的值得赞扬的学识、精力和投入。已故的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完成了这章内容后过早逝去,为现在的工作投上了阴影。

由于第二阶段的工作应该成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这一阶段的研究就必然涉及对方法和步骤的选择,要选择那些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充足效力的方法与步骤,这包括本阶段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所采用的普遍原则,一直到对研究趋势的强调,即“处在制造之中”的科学,而非“已经完成”的科学;换言之,要在活的变化过程中去理解科学活动,它是在实践的层面上被决定的,是由与之相伴的效应决定的。要考虑世界范围的研究倾向,不管它们处于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不管它们属于哪家学派,也不管它们能够获得的各种资源有多少。要提供各个领域内公认的有意义有收获的研究趋势的全面图画,它应该是平衡的、公平的,同时又组织得很好,可以理解,对于普通大众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来说容易接受,能够向他们阐明某一学科的发展线索和这些发展显示出来的种种前景,还有它们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以及多样性和分歧对它们发生的种种影响。在考虑到这些研究领

域的不同特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之上,要揭示出各个学科群或者是研究类型在思路和步骤上的特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要判断作为任何严肃的科学工作和多学科合作——后者是前者的必备——的先决条件,在专业化上什么是需要的,它导致了什么问题,等等。这样一项任务,首先就意味着在调查的广度和咨询深度上的巨大工作量,这对于编纂第一手材料至关重要,只有第一手材料才能确保是真实而又充分覆盖了这一领域。然而,更为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则是这些编纂起来的材料如何表现,要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审视,要阐释它们,如果没有这种审视和阐释的话,它们就如同一幅镶嵌中没有构织起来的各个部分,没有意义。

这项雄心勃勃而又复杂的工作,显然需要有人一直处在它的中心,提供领导、科学引导和协调工作,这就是总起草人一职的任命。他是秘书处的“主要顾问”,要与不同章节的起草人一作者密切合作,与他们的助手及合作人密切合作,与被咨询到的国家及国际机构和协会密切合作,负责为各次工作会议以及随后的行动准备大量的材料。雅克·哈韦(Jacques Havet),一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一位哲学“高等教师资格获得者”,结合了哲学、社会学和认识论方面的素质,在多年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中获得了国际智力工作的丰富经验,从第二卷工作开始时起就成为了总起草人,并且一直处在这个位置上,作为顾问,不间断地工作到这个项目完成。所以,他是从头到尾指导、协调了这个项目的工作^[6]。我非常欣慰地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哲学和科学成就方面所做的贡献。

第二卷的工作,是作为研究第一阶段工作的继续而完成的,与第一阶段有紧密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它不仅受益于第一阶段的学术收获,而且还从前面工作的经验教训中获益良多,比如选择咨询与协作方面最令人满意的步骤^[7]。不过,由于本卷处理的是其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涉及其他的机构和群体,必须求助于相关领域内的权威人士,所以,第二卷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项目来计划和执行。它有自己的秘书人员,自己的合作者和撰稿人,自己在咨询、协调和执行方面的机制。此外,它所考查的领域,其特征和结构也使得有必要对已经使用的方式在许多方面进行较大的改进或完善,甚至是采用一些新的步骤以便于联合工作。

从这个项目于1967年初发起,一直到1973年初,整整用了6年的时间,来获取所有章节的全部内容,在多次咨询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修订,把它们编辑为成品,翻译成英文或法文,在一种宽广的国际性和多语种文献的基础上,为这些长文编纂参考书目。

不仅是那些实质性的原因——想一想项目所覆盖的那些研究领域深刻的多样性,想一想对每个领域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要做出一种客观、整体的审视,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困难;而且还有着作者工作方面所遇到的各种情况,所以,这个项目的各个部分不可能是同样的进度。不过,粗略言之,可以划分出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是前期探索阶段,进行咨询,使得项目计划成为可能,安排人进行准备工作,起草全书的主要篇章目录;第二阶段是研究阶段,准备文本的初稿,为形成各章节内容打底子。这个阶段是1968年开始的^[8],主体一直延续到1970年;1971年和1972年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在非常详细的咨询和

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每份稿件都最后改定,对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不仅从它自身来考虑,而且从它的多学科联系上来考虑,在世界范围内对研究发展的主要线索进行了最开阔、最平衡和最开放的描述。

这个项目整体工作的主旨是这样的:确保每个领域内主要的研究态度、哲学、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得到描述,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情境。这样一种多样性,如同科学探索和组织在方法与技术上的各种差别一样,都决定着人类各门科学中那些最重要的发展趋势。要尽一切努力来确保那些不同的灵感来源得到真实可信的说明,要与那些承认它们影响的人的审视方式相协调。此外,要采取措施以便每章都留有进行综合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以多元理解的精神来进行公正的比较,包括在那些最为不同的观点之间。

编纂者也注意避免科学一定得发展的这种想当然。当一个人深入到相关领域内,它目前实践状况上的缺口或者是不充分就会显示出来,会发现一些死水一潭的地方,这些区域至今无人探查过。所有科学的发展都依赖于真正的发现,依赖于新观念的出现,这种新观念是无法预测的。反过来说,那些新的发现和观念,自身是一些历史事实,必须作为客观数据记录下来。正是在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之中,它的未来就会产生,这种科学活动可能会得到最好的把握。换言之,探索它是什么,在未来它会是什么样子,这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如果在它们之间制造一种僵硬的区别,这将使一个人只会去考虑那些已经固化了的趋势。“现在时”的探索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探索,它激发着它自己的语言,发展着自己的方法论,决定着自己被激活后随之而来的那些深思。判断活的发展趋势不是一个单单照相的问题,如果是照相的话,它就已经没有生命了。它是一种分享的对话意识的必然结果,是对人类科学的目的及当前问题的共同深入研究,甚至可能是一种小心翼翼、非常自觉和相互协商的意图,以描绘出一幅目前还仅仅是潜能的图画,也可以说是实质状态。所有这些将有助于抵消单纯宣布事实的静态流水账,能够更为客观,也更能吻合发展趋势这个概念。严格说来,对什么具有生命力的洞察,意味着一个人事业心的奉献,是一种义务的承担,这总是保持不了太长时间,总是会消退的。所以,本书的研究工作也不可能宣称超越了阶段性,它不过是一个思考和更新的持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18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进化,在最深的层面上表达了自己存在与行动的意义探寻。这种探寻是完全主动的,总是在与自我的联系之中去体验。人只有在对自己负责、选择自身、建构自己的人性之时,才真正懂得自己。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特征,在文化进化方式上展示得最明显不过了。一种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存在的风格,一种面对生活中各种选择时承担自己对自己的责任的态度,一种通过采纳某种价值观念、建立与之相关的制度从而进入到这种价值观念之中的方式。那些科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文化的”,正是因为它们与一些设定了生活意义的价值观念相联,而不仅仅是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阐释。它们有助于建立这些价值观念,加强它们。它们引导着人类社会朝向重新发现他们存在的理性,引导着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机制,这

些机制使得人们能够保持住自己,即使是面对发展要求所带来的急速变化。对于人深深扎根的本质的自觉探寻,也许就是本书第二卷所考查的那些学科最清晰的特征。超越了经验主义的事实和规则的建立以及客观比较,这些学科是行动的选择,是立场的确定,是人作为人要为自己负责的决定。所以,它们与第一卷讨论的那些显然更具确定性的学科——那些“制定法则的”或者“社会的”学科,你怎么叫都行——之间的对话,就建立在一种联系之上。这种联系一方面涉及合作或补充;另一方面则是挑战,每个学科都被呼唤去超越它现存的界限,让社会和人文这两个方面都共同获益。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看到真正多学科思考的动态发展,这是人为自身寻找本质的思考,在自己于外部现实留下的印记中去把握自己。在一种永远变化、永远也不可预测的多种选择中,他去创造自己的现实。本卷中谈论哲学的那一部分,就说明了本卷研究总体上的这个特征;所以,本卷的结束,本身不过是为了继续去发现新的地平线。

本卷情况就是这样,有着它不可避免的缺陷;但我希望这个纵览会被证明在当今人文科学上所付出的这次巨大的思维努力,不会是无价值的。它传递了人文科学的精华,对于人文科学来说,在客观知识和实际服务两个方面都会发挥作用。这并非说本卷中讨论的这些学科就是一些可以得出最后答案的学科,对于人类的质疑来说,它们仍不是能够提供自动解决方案的秘诀,尽管似乎有了某种更高层次的理解。相反,它们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具有建设性价值。这些学科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并不在于从属性的对知识的客观追求,也不在于某种立竿见影的社会功效,而在于它们对个人及文化的平衡与丰富的贡献,对在此基础之上、体现人类内在精神的集体创造的贡献,对人类深思自己命运的贡献。最近这些年的经验已经表明,在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甚至是经济发展方面,精神和文化的因素尤其具有潜在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追求一种内在的发展,使用一个社会自己的种种资源,以自己最深层的渴望作为发展的基础,更是如此。处在各种社会背景中的研究趋势,无疑不能孤立地从它们对教育、文化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在内容和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来看。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人类面临的选择所涉及的,远远超过了社会组织部分系统之间的选择,超过了这种或那种行动的付出收获是否平衡,它涉及价值观念的根本选择,甚至可能是用新的价值观念来代替旧的。但是,这些深层的驱动力,与“文明的危机”相联系——这危机是历史进程中从人们灵魂深处产生出来的,决不是一种盲目的驱动力。它们建立在正确告知和自觉意识的基础之上,对每个社会赖以生存的遗产进行正确评估的基础之上,处在这个社会与它所面对的世界的联系之中。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对这些处理基本价值观念和选择的学科的研究趋势的考查,就会把我们带向问题的核心,这问题就是人类清醒意识到的对于自身的责任,这问题会把这些研究趋势放置到能够展现其丰富含义的背景之中;也就是说,与人类对自己的永恒寻求相联系。

我希望表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诚挚谢意,感谢撰写了这些章节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助手和合作者,以及所有那些为这项开阔而又深入的研究工作付出了辛劳、做出了贡献的

人们。我感谢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尽心竭力完成了如此篇幅浩瀚的工作,而且也因为——或许更为重要——他们如此心胸开阔地接受了一种约束,这是作为一个团队来工作在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和立场时常常会感受到的。每位撰稿者都必须走出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忘掉自己,让自己客观化,把自己“放入远景”,这样才会产生更为开阔的画面,与人类精神探索的多种多样更为吻合。所以,就整体而言并超越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这项研究为共同思考树立了一个榜样,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它的意义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我个人希望,这个榜样也会鼓励读者们去激发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旨在超越自身而寻求和谐一致。

(王 毅 译)

注释:

- [1]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 第一卷:社会科学》,巴黎—海牙,穆顿(Mout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法文本与英文本同时出版。各章内容以多种语言出版了平装本。
- [2] 决议 13 C/3. 244。
- [3] 见文档 14 C/19。
- [4] 决议 14 C/3. 321。
- [5] 随后,联合国大会又在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计划中加入了第三阶段的研究,致力于考查最广阔层面上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趋势,分析那些例证,将有助于说明当不同学科合作对各种人类现象进行总体评价时,所出现的那些聚合与摩擦。研究的这个第三阶段,较之前面两个阶段,更具探索性和针对性,对于解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与范围更有着巨大的兴趣。目前它正处于准备之中,其研究将以一卷文集出版。
- [6] 哈韦先生于1973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主任, he 现在是负责社会科学及其应用的副总干事。
- [7] 在这一方面,请参看本书第一卷:社会科学,第 X—XII 页。
- [8]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是一个例外,它是后期才补进本书第二卷中来的。在它上面的工作开始于1970年一年之中,然而,靠着广泛的咨询和严格的管理,它撰写的时间做到了尽可能的压缩。

引 言

雅克·哈韦

这个引言的目的,是补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前面那个序中讲到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要详细谈谈这项研究发展到本阶段的准备工作是怎样组织和进行的,详细谈谈得到的帮助,谈谈在这个过程中为出现的问题所设计的解决方案。随着这项工作的指导理念和基本方法的形成,并在几个阶段中发展成熟,随着经验的获得,以及所覆盖的领域在后来得到扩大,一个开始时没有包括的规则被放了进来,用按时间顺序的方式来撰写这篇介绍性的引言就是较为可取的了。这可以反映这项工作过程中的一些主要阶段,回想起来,它是从1967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73年这头几个月。

基于对实质而非对方便的考虑,就有必要提出相应的工作机制,提出要使用的程序和工作方式。它们的决定,必须具备对考查对象当前状况和各个研究领域内不同背景中那些正在起作用的主要流派的初步了解。要对各门学科或思考方式进行单独的考查,包括它们表现出来的主要趋势,目前对它们的实际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评价。考虑到总的情况以及各个领域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还必须对指导原则、方法上的规则 and 标准加以澄清,以此来控制对那些主要研究趋势的阐述,对它们意义和范围的评估,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或对立性。因此,要制定一个框架计划,工作将在这里面展开,成果也将在其中呈现。

预备阶段的工作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勘察,其顶点是召开了一次“国际专家组”会议,专家们被邀请来对这项工作的计划与实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提出结构上的建议。

这些专家都是那些主要学科与专业领域内公认的权威学者,在挑选的时候,也考虑到了不同文化、研究倾向和方法方面的广泛代表性。这个顾问群体于1967年7月7日至13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会^[1],这次范围非常广泛的意见交换,在项目总起草人准备的一些建议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框架性的结论和意见,它们被用来指导这个项目的执行,至少在获得中期成果之前是如此。会议上遇到的种种问题和获得的那些经验,都有助于重新评估在完成这个项目基础工作上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原有计划所需的补充,以及准备这项工作的最后文本的具体步骤。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框架来展示那些研究趋势,选定了框架才能展开调查和进行咨询。

开始这个项目第二阶段工作的决定,用来界定这个项目要覆盖的领域的语言,这些都

显示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项工作上的愿望,它不想把自己限制在那些被认为是最“客观性”的学科的中心上——这些是这个项目第一阶段处理的对象^[2]——而是要把调查扩展到关于人类现实存在的所有系统阐释,包括它们的不同维度,包括尽可能广泛的不同角度和研究层面。基于这样的想法,第二阶段的工作就不仅要包含人在重新建构上所做的努力,要掌握人之所以是今天的人的历史进程;而且要包含认识途径的那些主要类型。在这个问题上,实际的分析和与“事实”的联系就必然涉及“规范”(尤其是法律规范),这些规范控制着社会生活,或者如同显示它们的作品的基本要素一样,决定着“价值”和“意义”(这可能是美学的,但具有更为宽广的文化意味),这些价值和意义浸透在头脑的产品之中,并由此而传达出来。还要包括属于哲学思维的种种途径,即使它们对知识以及理解人类存在及行动——事实上是理解人关于自己命运的精心设想——的贡献处在一个落后于、或者说超越了“客观性”科学的位置上。这样,就区分出来四个主要方面:历史的、法律的、“批评的”和哲学的学科。从一种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与这个项目第一部分考查的所有学科那种公认的同质性^[3]形成鲜明对照,第二部分这些领域内在的多样性似乎就只能是逐一说明的界定,只能是一个单纯的名录。

这样的界定能够让人觉得满意吗?或者应该与人文科学的某种类型或“模式”相联系,尝试做一种实质性的界定?有一点马上就变得很明白,那就是这个项目所覆盖的整体领域,从总体理念或认识论来看,不可避免是保持着开放的。大家一致同意,这个项目必须以开放心态来执行,要接纳在科学分析中得来的经验,要排除任何教条主义的假设。所以,就一定要小心地避免对这个项目可能得出什么断然做出结论,对人文科学各种研究如今事实上的种种联系也应该是这种态度。从一开始起,有一点就很明确:由传统留下来的各种范畴和分类已经被近年来和当今各个学科的发展趋势所超越。有着大量的实际情况,无法以界定类型来作为研究的开始,这不同于在通常的物种中进行分类。另一方面,虽然用客观性术语来进行类的描述看来不太可能,但是,就我们研究对象目前的目标和实际的种类来说,如果说由于它们缺乏“制定法规”的能力或目的,不同于项目第一部分那些学科所具有的特征,因此就想象它们可以全部混为一谈地消极界定,那么,这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极为错误、与实际情况极为对立的。一种留有余地的起始界定,分出四个主要学科或研究领域,有着不把自己困死的优势,同时又以能够满足实际操作需要的态度界定了项目第二部分的考查领域,所以,就目前来看这似乎是令人满意的。

另一方面,仍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如何用最合适的框架来对这些研究趋势进行考查和展现。是把它们按照不同学科的边界线来安置呢?还是涉及两个甚至是更多学科的资源?起始界定的考查范围为四个部分的结构,是否能够把今天所有那些最有意义的研究趋势都概括进来,对此是有怀疑的。是不是应该让这个框架更灵活一些?或者是补充对中间领域的研究,或者是加上对那些复合性质领域的研究?

在强调对于人类研究的人为学科分类在许多方面完全是一种习俗,在强调吻合研究的超学科性质十分重要的同时,专家们仍持这样一种观点:如果需要的话,对超学科性质的系统讨论应该留待下一阶段,而且要用一种最好不要事先决定的形式和分类模式来进